

學言

道德理論踐行研究中心月報

二〇二五年三月六日

第七十一期

《學言》 目錄

本會通告.....	1
感師日廿五載感言	
許志毅：齊家學，第十一講：正人正己（四）.....	2
陳健恩：唐學《論語》：霍師學問的背景理論（十三）“仁、勇”.....	4
明月清風：	
《談功利文化》（懷空）.....	5
《中醫思維(8)：李可》（健恩）.....	6

本會通告：

- 本刊設有網頁版，可參看過往內容：<https://hksapientia.org>

感師日廿五載感言

二十五年前，適逢霍師六十大壽，法住文化書院一眾研究生發起為霍師舉辦壽宴。雖然霍師一再推辭，但是我們還是在中環天山閣酒樓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壽宴。當日盛況與學生之感受，都收錄在《志發集》之中，霍師還親自提序，對諸生勉勵。其後，黎老師即把每年3月6日定為“感師日”以感念霍師教導之恩，並以此激勵同道在追求學問上奮發。

今記錄當年霍師壽宴上，同道共同唸誦賀壽之場面。當時霍師入席，一眾研究生肅立，齊聲誦唸下述詩句：

如芝如蘭吐芬芳，如松如柏傲霜寒；

眾賢志發天山閣，齊賀夫子壽榮康。

之後，席間再由代表誦唸由法住文化書院全體研究生共撰之《量齋吾師周甲壽贊》：

謙謙君子，量齋吾師；學問淵博，教化無私；
 法住廿載，承擔在茲；撥亂反正，乾坤復始；
 光明如日，慧解常施；為繼往聖，萬苦不辭；
 千禧之首，機運轉移；四方君子，戮力踐之；
 祝師椿壽，俾我常依；同聲讚頌，永無息時；
 生我父母，領我吾師；願師久住，更有何疑。

句句入心，皆同道肺腑之言。今日再讀，其情益深。霍師當時就同道所言一一回應，真情流露，句句感人。大家不妨細閱《志發集》感受之。今值感師日之際，與同道分享，望大家回望昔日之情，深入“感師日”之意義，為傳承我中華文化，成己成人，奮進奮進，切莫遲疑。共勉！

第十一講：正人正己（四）

許志毅

上文從孝順父母之情開始，論及尊重長輩之內在原因，然後進至論及對祖先敬重之情。人孝順父母，並非因“功利之考量”、“社會道德規範、血緣關係或法律規範等外在因素，而是根於人內在之“返本意識”。由此返本意識，透過現實上父母對祖輩之敬愛、祖輩對更久遠祖先之敬愛，我們會發現更深遠之“生命根源”，並由此敬愛之情而對祖輩、祖先之人格精神敬重、重視他們的教誨，並體會到我們自身對理想與道理世界追求之心，由此發出力量，身體力行以傳承祖先之精神。人從對父母之敬重，進至對祖先人格精神之珍重，亦含有一超化“血緣關係”之歷程，進至更純粹之對人格精神之敬重。我們指出，由此再進，即為歷史意識之呈現。

人對他人之人格精神是有著一種自然而然的敬重之情。從我們傳統文化之精神或孔子之教導，只要我們自我反省、感受內心，我們會發現自己內心深處“求好之一念”，此一念乃發自我們之性情。從生命根源或生命之本質之處看，人的確是“性情之存在”、內心恆發出“求好之一念”，可是此“求好之一念”是須要經歷學習、鍛煉才能進一步開發流露，這便涉及教化之問題。人若沒有得到適當的教化，此“求好之一念”便會很容易“錯認”，誤以低價值者為高價值，生命之方向就會走錯。因此，由“以教化開發性情、開發求好之一念”的角度出發，我們當明白傳統之家庭教育、宗族教育、家訓、家規等皆為“開發性情”之教化過程，而此等教化過程，最少涵蓋下述歷程：

- 一、對父母之親愛（現實上，可以從夫妻、父母子女之間的親愛開始，使孩童有直接之感受，並且自然的流露）。
- 二、由親愛之情，進至敬愛，對父母之人格精神之敬愛（現實上，可以從夫妻之間之互相尊重、敬重始，然後加以恰當的引導，則孩童便會自然而然的跟從、得到啟發）。
- 三、由父母對祖輩、祖先之敬愛之情之啟發，生起對祖輩、祖先人格精神之敬愛（現實上，可以從父母分享祖輩、祖先之可敬之處，平日有適當的祭祀而流露對祖輩、祖先之尊敬等，使孩童得到啟發）。
- 四、由對父母、祖輩、祖先人格精神之敬愛，引發內心生起一種動力，產生模仿之行動。
- 五、從模仿之行動中，感受到原來自己內心是嚮往美好之人格的，希望自己努力、行動，實現此等美好之人格精神。
- 六、在模仿、實現此等美好之人格精神中，發現自己的心原來並非只是為自己好，原來自己想透過行動，學習父母、祖輩、祖先，然後把他們的美好人格精神保持延續，並且希望以此感染別人，乃至下一代。人的內心，乃有著要延續、保持此等美好之人格精神之一念。原來自己的內心，是有著要“守護美好”、“延續美好”之一念的。
- 七、對於家族之傳承，原來並非一責任這麼簡單，而是一分使命，乃生而有之，此“守護美好”之一念，即存於我們內心深處，內在於我們的生命之中。只要有適當的開發過程，人就可以感受發現。
- 八、先祖之精神人格，原來是從歷史人物，乃至聖賢之教導而來。原來家族之傳承，乃與歷史之傳承一體的。因此，我們從家族之傳承之一念，必進至守護歷史文化之一念處。家族傳承，乃歷史傳承之縮影。
- 九、透過讀書、學習，我們會進一步明白自己的生命的價值、人格精神背後之道理、相處之道、應世之道、天地之道等，發現更廣大的理想世界。
- 十、生命進入歷史文化世界，體會到自己的生命並非是孤單的，而是與父母同遊、與宗族同遊、古人同遊、與天地同遊。生命並非孤單、更並非局限的。歷史文化，乃我們精神生命之根源。

本講主題為《正人正己》。從上所論，我們看到人之性情流露處，初而為“親愛”，進而為“敬愛”，當中從“親”進至“敬”，乃有一“對自己向上精神之自覺，自覺自己之向上精神通於無盡之價值理想”，此乃人真正之“自尊”（參考唐君毅先生《人生之體驗》〈說謙恭〉）。而當人有此自覺、自尊時，自會發現別人（起點宜從至親身上開始，如此會讓人更容易接受，因有親愛之情之故）的人格精神之美好，是故從至親，乃至祖先透過“親愛”之關係，人會更容易地感受此人格精神之美好，並且自然地透過行動去模仿。由此基礎，人則更容易地進入歷史人物之人格精神世界，發現當中人格之莊嚴高貴，從而啟發自己要做好自己，並且感染別人，傳承歷史文化。此即本文主題《正人正己》之主旨。（第十一講《正人正己》全文完，下一期開始第十二講《盡倫盡責》）

霍師學問的背景理論（十三）“仁、勇”

陳健恩

仁，願善實踐。勇，見之於行動實踐。然而，仁與行動，終是兩步。

本於欲望、衝動或野心，都能有勇。可見，勇不必有仁。

“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，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”。勇在儒家是有準則的，這個準則，就是義。勇而無義，只是添亂。（其蔽也亂）

俗語說“盜亦有道”。看來盜亦講義。一些人能言善道，大義凜然，總能找出一番道理。這個義，又當如何去辨別呢？

首先、根據孟子嚴分“義利”的方法。這個嚴分，目的不是要我們分析概念，然後寫文章便是。而是要透過區分兩類，再依此體察我們的內心，反省我們的出發點，在內心所引起的感覺是如何？要辨真假，就先從這工夫開始。

義利分，就是為方便我們清晰這個“義”，它原是先天存在於我們的內心。孟子對梁惠王說：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。”就是要喚醒他心中本有對“義”的感受。不要誤把那個心中的“利”的感受看作“義”。義是公義，對自己才講義，其他人便不講義，那只是私。利是私利，把利分享開來，對個人也不再是利。所以，別人對己要義，己對其他人不必有義，那只是私。對己有利，對其他不同的人也同樣有利，那實是公。“盜亦有道”，只是文過飾非，先利後義，義變成了為盜服務，把義變為幫凶，所以不單作惡，而且傷害義，另人不信義，所以罪加一等，絕非人性之義，其勇亦是無義之勇。

義作為心中冒起的一種高貴品質，行事的最後宗旨。唐先生說“合義之勇，不出於欲。無欲則其勇同於剛，亦為仁者之勇。”

另外，唐先生言“義者事之宜，知義，即是智”。智，其實就是知義。知義，即是分辨義與利。不是理性上分，而是做人作事的感受上分。三達德的智，就是講知義、辨義、取義的能力。智，不能離開義去講。依以此義之勇，才是真勇。所以義與智，其實是辨勇的真假標準。不過，智也是為了踐仁作為最後目的，所以智亦在仁之下。智能知義，勇能行義。智、義、勇，則全收歸於仁之下。因此，仁者必有真勇，而勇者不必有仁。唐先生就有這種明辨的智慧。

孔子“四十而不惑”，“智者不惑”。指孔子在四十時，已能明辨義與勇，甚至明白“可與適道，未可與立；可與立，未可與權”。因此，第一階段，是為學與志道；第二階段，是立於禮與知人皆有此性情；第三階段，依智及義，隨當下之境、所作之事，權變而勇於行，以成其“不惑”之年。

仁、智、勇之三達德，客觀為義，超越為理，存在為性，表現為情。



明月清風

《談功利文化》

懷空

現代社會風氣，強調個人的成功，並且以“擁有多少”作為標準來衡量一個人的“成功程度”。大家看看，每一年都會有“富豪榜”、“十大最佳升植物業”、“公開考試狀元”等，這些都是以其相關的評分標準來衡量，但是都離不開“財富多與少”、“市場價值高低”、“分數高低”等的指標。有人會問，如果不用這些客觀標準，那用甚麼標準來衡量呢？

這個問題，值得我們深思。其實我們都已經被這種功利的文化洗腦，我們從小就是被灌輸要爭、要成功，要裝備自己，增加競爭力，否則就會被淘汰。更有甚者，在這種競爭的風氣之下，學生要學習的，便不一定能按照他們的興趣、志向了，也就是說，社會、市場都有“潮流”，人要順著這個潮流才能成功。例如，幾十年前，進入大學的學生都以選擇醫科、工程科等為重點；可是隨著社會發展，這些熱門科目便從醫科、工程，演變為電子工程、電腦、工商管理、會計、物業管理、法律、傳理等，當然現在最流行的就是與人工智能相關的科目了。有一個這樣的故事，內地有一位年輕人辛辛苦苦的考進了清華大學，親友都十分高興，紛紛道賀，大家都問他讀甚麼科目，當他回答說：“哲學系”的時候，大家的心情都冷了一截，心想：“哲學，讀來幹甚麼？畢業以後有甚麼前途？有公司會聘用哲學系畢業的學生嗎？”大家心裡面都在懷疑。為甚麼？就是以功利的想法來思考，以這個社會的成功標準來思考，與能否爭取個人的擁有來思考。在這種風氣之下，個人的興趣與志向，就會變得沒有意義。正正在這種功利的思想之下，很多傳統價值、思想學問、歷史文化、文學、習俗、生活模式、行業、藝術、生活閒情等都變得不重要。

但是我們要想，人在這種功利的風氣之下，大家都在爭鬥的氣氛之中，其實壓力都很大的，大家的心都是不悅的。失敗者固然不在話下，就算成功者，也不見得心裡幸福，因為內心還是很空虛。何也？現代所標榜的“擁有更多為成功”，只不過鼓吹大家不斷去爭取更多的外有擁有，金錢、名聲、物質、享受等，可是，卻沒有讓人有空間靜下來思考、反思、感受：到底人生要的是甚麼呢？最近跟一位就讀名校的年輕人交談，他就講到其實在學校只有兩三位知心好友，所謂知心好友，其實也沒有甚麼深刻的心底話交流的，更加不會談到自己的追求、心中的想法，只有談一下怎麼讀書考試罷了，連鼓勵的話也不懂得說。至於老師也沒有給他一些做人處世的信息，更加不會有時間與學生了解心事，幾乎所有時間也只是用在趕課程、準備考試去。人畢竟是要有情的交流、情的滋潤、內涵提升

等，內心才會得到充實的。

在《論語》中就記錄了孔子的生活態度：“子釣而不網，弋不射宿”，顯示他釣魚打獵，都是夠就好了，不要貪多，生活夠就好了，不要過分的要求與享受；進一步的就是他性情的流露，我們人是需要生活的，要釣魚打獵，但是我們也要愛護他們啊，不要過分的享受，免得傷害太多動物；再進一步就是一種文化價值的表現，人追求甚麼？原來就不是外在的擁有，是內心的富足，人要透過學習、鍛煉，讓自己有內涵，思維能力、眼光得到提升，你才會明白自己到底追求甚麼，就好像霍師《性情歌曲》<亙古的秘密>中的歌詞“只是付出，不須擁有”，人的生命本來就是從父母來的、從宗族來的、從天地來的、從歷史文化而來的（人除了肉身以外，更重要的是“精神生命”），我們本來是與天地、歷史文化一體的，何以要在當中不斷爭鬥，不斷爭取個人的擁有呢？好好感受領會，我們的心，是對天地萬物感謝的，是希望貢獻一分、希望付出的。

中醫思維(8)：李可

陳健恩

他被譽為“現代張仲景”、“中醫的脊梁”。10多萬重症患者，包括其中2萬多是被醫院放棄治療，都被他治癒。他的名字，稱為“李可”。（1930-2013）

一些國際權威氣候專家指出，全球變暖已停止，地球開始冷化，可能持續數十年，而稱之為“小冰期”。李可帶出，不單只現代人出現“陽虛”的現象，連我們居住的地球，也似乎開始流露出“陽虛”的跡象。

作為一個醫者，李可說：“學中醫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，沒有信心不行。要發大誓願，不是去賺錢，你不能去考慮自己，只想著‘我怎麼把病治好’。有了這點，膽識自然就有了。”

李可初中後從軍，在23歲時不幸被蒙冤入獄，到50歲後才平反昭雪。獄中遇到一位老中醫，便常聽他談論自己的祖輩如何看病，李可開始吸收，更託人帶來醫書，向中醫請教。後來向獄中人看病，一度成為監獄年度最受歡迎犯人。

因假釋出獄，沒有單位肯收留他，便只好為窮困山民，甚至連醫院也不收的人看病。有些病人到李可這兒，連呼吸也停了，就剩下胸口一點溫度。李可就硬把這些人救活。起死回生，在李可那兒，不是神話。

李可到70多歲，仍堅持每天奔走，為山民看病。他一生積累無數起死回生的病例，重症當中，大部份更是心衰竭，就是連西醫都判斷為活不了，更囑咐家屬準備辦後事。他們來到李可處，都是昏迷，已量不到血壓，全身冰涼。但李可說：“這種病人，我救回來的速度最快。”

李可十分重視《易經》及《黃帝內經》。他對辨病十分認真，說很多中醫，因為誤判而下錯藥，問題變得更嚴重。有些個案，本來由李可救回來，但病人好轉後，因看了其他中醫而服錯藥，最後也救不回。所以《傷寒論》，一本偉大的中醫著作，一開始用了很大部份，不是直接教人治病，而是對誤診的人，作出如何的補救方法。

李可在獄中逆境學醫，自學成才。最終不但得到中醫資格，還受命創辦中醫院及兼任院長，更是全國醫藥學術研究委員及香港醫學顧問。他二十八年蒙冤時光，二十八年學中醫，終悟出一個“**陽氣**”。原則是“**生死關頭，救陽為急**”。

李可曾寫道：

“我們只需盡力去做，功過是非，任由後人評說。”

“不是僅僅靠刻苦發奮就能明白醫理的，一個人一定要保持一顆安靜、清淨的心，才能明白經書所蘊含的天地規律和自然法則，並加以應用。”

“人做不好，就無法成為一位好醫生。”

“我沒有創什麼流派，不過是回歸到以前的中醫之路，若一定要冠一名稱，用‘古中醫學’吧。”

“為了中醫這份事業，我一輩子用了兩輩子的力，沒有遺憾。”

